



# 论区域合作助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构建

杨顺湘

(重庆行政学院,重庆市 400041)

**摘要:**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建设已有十余年时间。对它的认识和深化不断地进行研究,需要有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着眼发展的分析概括与规划对策。我们今天充分认识这一研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迫切性。本文力求从新的视角进行新的分析和谋划,再认识新的发展格局下重庆构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定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中心区域合作方向选择,进一步提档升级重庆与周边区域合作发展中优势互补,有针对性地加快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并与周边省区联手打造特色创新产业带。

**关键词:**区域合作发展;重庆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177-06

在新一轮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无论以区位优势还是以已有基础来看,长江上游经济带都理应担当起拉动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双重重任。因此,也就迫切要求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迅速崛起强盛,迫切要求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庆加快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进而要求重庆从一个西部中心城市跨越成为全国性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所以,纵深扩展区域合作,充分利用区域内部经济组织构筑聚集各种资源要素高地以增强增长极功能,是重庆加快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理性选择。

## 一、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对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再认识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是指:在西部尤其是长江上游经济区域内具有现代生产、贸易、金融以及综合服务等多种经济功能,形成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辐射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能够激发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或城市群。

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应具有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长江上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是长江上游经济增长的重心和产业发展高地,对西部尤其是长江上游区域经济有相当的支撑力和影响力;二是集中较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级经济与政治组织,

是长江上游资本集散地,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和影响西部及长江上游区域性经济活动;三是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通行国际惯例,有较为完备的法规体系和法治环境;四是区域性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源集散中心,有庞大的企业集团、中介组织和相当的资产存量、要素流量和内外贸易额;五是教育事业较为发达,有一批以重点大学为骨干的具有办学特色与学科优势的高校,以及具有科技创新研发实力的科研院所,初步成为科学知识创造、高新技术研发、产业化体系建设的产学研创新基地;六是有较多的人口和较广阔的地域及自然资源,有一个大城市群作为支撑,有现代化的公用事业和较好的人居生态环境。

直辖市构架下,重庆具有由中心城市与腹地组成,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交通通讯网络体系为脉络,在中小城市间紧密联系,城乡结合的一片综合性整体区域特征。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应具有五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应当成为现代产业主干基地;二是应当成为区域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三是应当成为区域人口聚集和人才资源高地;四是应当成为区域经济控制决策中心;五是应当成为区域科技教育文化中心。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有助于在我国的内陆腹地和战略后方形成一个强盛的经济区,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将为长江经济带成

长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流域产业带,拓展新的市场空间、资源空间和生态空间;将促进重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的全面升级,构建生态经济复合产业带,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振兴西部尤其是长江上游的经济,带活一条线、辐射一大片,完成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历史使命;通过统筹城乡的区域发展,在西部开发中率先崛起,改变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想法,拓展对外开放。

## 二、提档升级重庆与周边区域合作发展中优势互补

在区域合作上,重庆客观上形成了“人”字型高地——即将连接重庆(主城区)与成都(主城区)的川渝城市带、重庆(主城区)与贵阳市之间所联系的渝黔城市带,以及重庆万州与湖北宜昌所联系的三峡城市带。重庆主城正处在“人”的中心,占据了西部区域优势。

(一)区域合作助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历程:从局部到全局、历史到现实

### 1. 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发展:构筑长江上游沿岸产业圈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攀枝花、宜宾、泸州、宜昌、荆州、岳阳、咸宁、鄂州、黄石、石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合肥、马鞍山、泰州、镇江、南通、宁波、舟山、黄冈、巢湖和池州等市。由这 29 个中心城市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是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核心,连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辐射南北、带动周边的位置,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中轴部分。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沿岸产业圈包括攀枝花、宜宾、泸州等市。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以来已经先后召开了 13 次会议,2006 年 11 月在重庆召开的第 13 次经济协调会上,重庆与 28 市政府就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互为机遇、相互开放、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实现共赢等达成了共识<sup>[1]</sup>。重庆在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特别是在与长江上游沿岸的攀枝花、宜宾、泸州等市的合作中,充分发挥在市场、资源、资金、产业、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搭建企业发展平台,推动着长江上游产业圈经济社会发展。

### 2. 重庆与西南五省区市合作发展:共同构建统一开放市场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大西南的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重庆、成都(川、滇、黔、桂、藏、渝、蓉)组成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联合起来在共谋振兴、发展区域经济合作。重庆直辖后改名为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这个经济协调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至今已举行了 21 次会议<sup>[2]</sup>。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第 21 次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在重庆举行。这次会议就合作的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和争取国家支持的政策建议等方面达成了共识。重庆在与西南五省区合作中,在加强区域联动,共同加快交通能源建设,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构建统一开放市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 3. 重庆与川黔合作发展:打造长江上游经济带

长江上游经济带主要是指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部分地区,其中核心区域为成渝经济区。沿江段包括重庆、万州、涪陵、黔江、江津、永川、泸州、宜宾和攀枝花。2004 年 2 月,重庆与四川签订了《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随后相关部门又签署了 6 份合作协议(川渝 1+6 协议)。协议合作领域涉及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旅游、农业、广电、文化、警务联勤等。2005 年,重庆市又与贵州省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协议,两省市六个相关部门也签署了合作协议。(渝黔 1+6 协议)。从此拉开了川渝黔合作的新的序幕。

### (二)重庆与周边区域合作发展的障碍分析

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主导、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制,如果说经济带各区域、城市之间难以融合,表象是行政区划的分隔,本质则是城市之间利益机制的不协调、不和谐<sup>[3]</sup>。要解决区域合作可能产生的摩擦,需要从制度上予以规范:一方面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不允许某个部门、地方囿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影响各方的合作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改革调整、转变政府职能、制定法规政策、改善环境秩序,加强统计、金融、财税等具体制度的创新突破,积极推动区域统筹管理,谋求双方问题的妥善协商解决。概要剖析,重庆与周边区域合作发展具有两个方面的障碍需要排解。

#### 1. 合作发展政策制定的阻塞:思想障碍

思想认识障碍是制约区域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否有着明确的意识,随着区域政府间经济协作工作发生的变化,怎么样推动两地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问题逐渐摆在各方政府面前。一是如何认识联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摆在各方政府面前;二是如何认识合作发展的必要性——

互动多赢；三是如何看待共谋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紧迫感；四是如何服从合作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跨省运作；五是如何抉择构建长效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可持续共谋发展。

## 2. 合作发展决策施行的困境：体制障碍

首先是多元化政府目标的障碍。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目标通常是：满足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sup>[4]</sup>。我们的政府目标与此不尽一致。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比较，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府，行业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等多种职能交织在一起，其政府的目标取向既复杂而又广泛。其次是对市场替代的政府行为障碍。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替代问题，一些由市场起作用的仍然由政府包办，而一些由政府职能到位的却没有真正管起来。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一些地区存在的企业为上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公章的事情。再次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是川渝合作的共性障碍。在现行体制下，省区市还是某种程度的利益主体，行政区之间，存在着行政分割的利益分歧，存在大于合力的分力，以致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协作的作用。目前，区域合作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障碍，就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区际关系削弱了甚至是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以致域内因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最后是传统体制下遗留的工业布局。在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除强调在全国建立的工业体系外，还强调在大区、某些省份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封闭的或自成体系的工业布局。各地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无论大小，都一味追求全而不专，企业组织结构小而分散、地区经济结构日益趋同。仅从重庆的支柱产业的现状看，无论是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还是建筑业，与发达地区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产品更新换代慢，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生产集中度低，分散和水平重复严重；生产规模偏小，技术开发能力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等，如果支柱产业不加以振兴，则难以支撑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sup>[5]67</sup>。

## (三) 重庆与周边区域合作发展——制度创新

要构建区域政府经济协调合作的长效机制并确保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直接取决于区域能否建构起良好的制度保障。应以区域政府经济协调合作来推动自由协作区域形成，通过区域内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动，一起尝试并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

度创新。基于加快提升区域合作经济能级的政府合作与发展战略来考虑，区域政府合作的制度创新应该是：

1. 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基础的完善与体制的改革研究

一是营造政治环境以实现共谋合作发展决策施行的制度创新；二是构建提高行政效能的政府管理创新途径；三是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四是建立科学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五是重建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六是发挥行政协调作用，搭建推进区域间中心城市企业合作的平台。

2. 完善的合作发展规则：自愿遵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研究

一是完善政策制定系统以逐步实现合作发展长效机制的规范性运作；二是合作发展规则相适应的新型的分享补充机制。

3. 合理的组织安排：创立制度化的多层次组织机构研究

一是加强政策制定的组织保障以完善合作发展的理性决策机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协商议事与互动协调机制；三是鼓励建立各类半官方及民间的跨地区组织。

## 三、构建中心区域合作方向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有重点的推进态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中央政府强力支持。区域经济集团的成立，我们会惊讶地看到，中央政府鼓励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可能会对中央权力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来，它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0年前，许多西方专家预测，中国东南地区将会谋求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作为首先迈向自由市场和欢迎外国投资的地区，中国东南地区逐渐变得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富有。上海的发展也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地方感到震惊，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出口额均占国家出口总额的40%左右，而后者已经通过一些经济措施赶上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并且通过其他措施超过了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在设法扶持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部分方法是这些省份像今天这样建立区域集团，与繁荣的沿海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建中心区域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首推成渝经济一体化

成渝共筑经济高地,发挥西部重要经济增长极功能。成渝经济带,总面积 20 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和重庆市总面积的 35.75%、全国总面积的 2.7%,常住人口 9 960 万人,共有 35 座城市组成,共包含 142 个县级行政单位<sup>[6]</sup>。成渝所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 and 中心辐射优势,很有可能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增长区之后的重要经济增长区。《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 2》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定位:让中国城市共赢。重庆与成都有着“血浓于水”的特殊感情,又同属于长江上游经济带,直接与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和南贵特色经济区相连,都是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城市。成渝要找准彼此的定位,并形成合理的经济互补,避免重复投资建设。

成渝共筑经济高地,亟需联手共建城市经济圈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强国需要有一个或几个大都市连绵带支撑。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几个大都市连绵带支撑。在西南,四川和重庆是最具备条件建立这样的大都市连绵带的。川渝的政治家必须要有全国的政治眼光来谋划此事。具体说来,就是将成渝经济区的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建设、确立成渝城市经济圈,形成基础设施互通共建、主导和支柱产业互补、城市功能错位发展、高技术产业错位竞争的西南大都市连绵带。在这个城市经济圈中,包括一级城市两个:即成都、重庆;二级城市 16 个,即重庆的合川、永川、江津、南川、涪陵、綦江,四川的绵阳、德阳、乐山、宜宾、泸州、简阳、资阳、内江、南充、遂宁等城市;三级城市几十个,主要是成渝两地之间的县级市和县域首位镇。三层城市经济圈按“两沿”地理环境组成成渝经济区带状城市布局。川渝地区的许多中小城市由于受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小城市一直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一些城市位于交通较发达的江河、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上,是依靠过去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而发展起来的,对于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或相对独立的城市,可以通过带状的城市化策略,在成渝经济区将三层城市经济圈按沿路沿江的地理环境组成带状化分布格局来加快二、三级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对城市带两边延伸地区的扩散和带动作用。一个是形成沿路城市化发展带,发挥交通便利的优势,实现沿线经济的超前发展或越序发展。如四川东部和渝西地区,可以沿成渝铁路和成渝高速公路一线,利用简阳、资

阳、内江、自贡、宜宾、隆昌、荣昌、铜梁、永川等大中城市和一些县级小城市的集聚功能,形成一条城镇带,带动川东地区和渝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又比如沿成都交通通讯枢纽,利用以成都为核心,乐山、雅安、资阳、德阳、绵阳、眉山等大中城市为次级中心的作用,以一系列的县级市(或县城镇)为基础的大中城市、小城镇为主体形成城镇带,通过集聚效应的带动、扩散效应的辐射进一步促进经济区域的发展,形成区域型经济增长地带。另一个是利用沿江优势,在江河两岸利用水道条件形成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沿长江上游形成万州、涪陵、黔江、长寿、重庆、江津、泸州、宜宾、乐山等城市带,靠流域水系本身的灌溉作用形成的经济发展条件,促进沿江城市的发展,从而带动两岸地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同样,在四川东北可以沿嘉陵江形成重庆、合川、南充、南部、阆中、广元等大中城市带,由东向北形成城市化加速发展区,从而带动川东和川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大量丘陵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sup>[5][147]</sup>。

推进成渝经济一体化,必须构建政策支持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

首先是政策支持系统。包括建立五个系统:一是经济政策系统。制定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政策,则不能不考虑到成渝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及后果,总的目标或原则应当是有利于平衡区域发展,如何侧重扶持特定区域和重点行业跻身国际与国内先进或发达行业。二是科技创新系统。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发展区域经济必须高度重视创新能力的培育。三是人力资源系统。人力资源优劣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渝政府为了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应组织好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四是公共基础设施系统。改善传统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好的知识创新硬件条件,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机体。五是政府行政支持系统。其次是信息管理网络系统。目前,用于经济金融、保险、生产、交通等分类管理的信息系统早已经问世,对于将区域经济和政府管理行为纳入统一信息系统的设备和软件研制,却仍然在探索中,如果这种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其价值将尤为重大<sup>[7]</sup>。

#### 四、有针对性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

坚持“主动接轨、优势互补、政企联动、突出重点、梯次推进”的原则,依托重庆已有的产业基础,主动承接“长三角”的电子信息、通信、建材、石油化

工、汽车及相关设备制造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积极与“长三角”制造业强企业合作，壮大重庆市装备制造业。对承接产业进行合理引导布局，促进要素的合理集聚和流动，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优化布局，促进重庆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到基础产业协调发展，新兴产业共同发展，支柱产业互补发展，推动整个长江流域实现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分区域、分步骤、有侧重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 首先要明确承接东部先进地区包括长三角的产业转移是为了加快重庆建中心。正如全国分成不同的功能区进行发展一样，重庆也规划了全市的生产力布局及不同功能的经济区域，尊重经济及自然规律，采取有序科学的发展策略，而不是搞平衡发展、整体推进的方式。因而重庆承接产业转移也必须分重点、分区域、分步骤进行。

——紧密结合重庆产业发展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承接产业转移 立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结合重庆在汽摩产业、装备制造、天然气化工方面的优势，结合成都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以及医药方面的优势，结合贵阳电力工业、苗药特色的优势，大力引入符合长江上游经济区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又在长三角地区处于成熟或成长阶段的产业，如汽车、装备制造业、化工、医药业等，以壮大长江上游产业。

——注重配套体系的培育与引进 要使引进的主导产业能真正扎根本地，必须花大力气引进涉及这些产业的配套企业，逐步培育起围绕转移来的产业能够短距离提供上游原材料供应及下游市场需求的产业集群。

——大力培育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通过协同效应显现出的竞争优势，日益受到关注，正成为区域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力量。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投资方更关注投资地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产业集聚配套优势。为此，要加快与“长三角”市场的交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必须把培育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和推动，通过发展产业集群，集聚生产要素，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产业基础，增强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增长极功能。

——创新与“长三角”地区之间的政府合作方式 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加强重庆与“长三角”之间的合作，创新合作方式，以加速资源、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促进要素的协调与整合，形成良性互动的经济格局和资源配置优化、市场共享、相互补充的产业体系。在谋求与“长

三角”地区合作过程中，重庆可与周边地区，包括长江沿岸省市，共同与“长三角”地区政府间协商合作框架，力求完善重庆参与的合作组织和“长三角”各政府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

——紧密政企联动，推动项目对接 产业转移的最直接体现是具体项目，因而项目的策划、推出及至成功对接是实现承接的关键环节。在政企联动上，政府应除在宏观层面确定本市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潜力产业等，并在此基础上策划一批产业项目。同时，紧密与企业结合，汇总审查企业策划的项目，进行打捆包装，主动向“长三角”地区推出，实现产业的融合与承接。

——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推动承接产业的要素流动组合 发展横向的经济技术合作是进行产业承接的重要途径，但应当采取有效的组织形式。除了在政府间推动地区合作外，更要积极鼓励企业间的地区合作，特别是把重点放在组建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上，使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从以政府为主逐步转变到以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为主。要以资产经营为中心，通过资产合作、技术合作、资源合作、产业合作、无形资产合作、内外向经济合作、产品上下游合作等多种途径，组建和发展跨地区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再以大型企业集团为载体，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和要素市场的组织作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

——加强产业科研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承接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重庆的产业科研体系建设。一是重视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内部科研机构建设，鼓励结合企业的生产实践进行原创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等，促进技术工艺的不断优化，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二是积极实施“借脑工程”，走产学研结合的路子，加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已有技术的转化率，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生产力，并可依托技术创新能力强的科研机构或聘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新品种开发与应用，建设以研发新品种应用配套集成技术为重点的区域技术创新中心。

## 五、与周边省区联手打造特色创新产业带

重庆市与京津沪直辖市不同的是：京津沪直辖市是在一块大平原核心旧城基础上，以地毯式扩张方式向周边进行发展的，而重庆直辖市则以高山、丘陵、河流分割为若干组团，主城地域的扩张和产业的布局是以主城为中心，沿路或沿江以带状方式

向周边开发的。根据这种地域特色,重庆有必要内外联合,协力打造以下七条创新产业带:

江北—渝北—北碚—合川—遂宁—南充—绵阳电子产业带,即嘉陵江流域创新产业带,是川渝大都市城市连绵带的北向主轴。在这个产业带上,集中布局电子、家电、计算机工业,以及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九龙坡—沙坪坝—永川—双桥—隆昌—内江—资阳—简阳汽车、摩托车产业带,即川渝大都市城市连绵带的中轴。在这个产业带上集中布局汽车、摩托车制造业,以及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包括汽车、摩托车的研发、制造、销售、组装、以及相关零部件的生产等等。

大渡口—江津—泸州—宜宾—乐山建筑建材产业带,即长江上游创新产业带,是川渝大都市连绵带的南向主轴。在这个产业带,集中布局成千上万种的建筑建材工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

南岸—南川—武隆—彭水—黔江—张家界旅游休闲产业带,即重庆东南创新产业带。集中布局旅游观景、餐饮、休闲、旅游工艺品、酒店等产业,以及其他上、下游产业。

涪陵—丰都—忠县—永川—恩施生物制药、保健食品产业带,即重庆东向创新产业带。集中布局生物种养、生物制药、花卉种养、保健食品等系列产品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

长寿—垫江—梁平—万州—云阳—奉节—巫

山—巴东—宜昌能源、精细化工、农副产品加工业,及相关上、下游产业。

巴南—万盛—綦江—桐梓—遵义服装、皮革制品产业带,即重庆南向创新产业带。在这个产业带上,集中布局服饰、纺织、皮革制品<sup>[5]176</sup>。

综上所述,重庆扩展区域合作加快推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构建,就是依靠对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将合作方式由民间推进到官方,运用组织和制度资源去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塑造区域整体优势,增强增长极功能,凸显重庆在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重庆.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3次会议多边协议[C]. 重庆:2006:2.
- [2] 会议秘书组. 历程 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协会文献总汇[C]. 昆明:2003:498.
- [3] 陈栋生. 中国区域经济新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5.
- [4] 商红日. 政府基础论[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146.
- [5] 杨顺湘. 川渝合作与发展战略研究[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 [6]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综合调研组. 发挥直辖优势实现科学发展[Z]. 重庆:2007:35.
- [8] 杨顺湘. 川渝合作方向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经济联合体[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enter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YANG Shun-xiang

(Chongqing Administration School,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over ten years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hongqing as the economic center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more extensive research, we need a new strategy, consistent with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Realizing the complexity and urgency of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completely new analysis and planning from a different angle, review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in new situation, choosing the central economic region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moting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Chongqing and its periphery regions,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y transfer of Chongqing as the inheriting “Yangtze Delta”, and building a characterized creative industry zone with neighboring cities and provinces.

**Key wo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Chongqing;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center